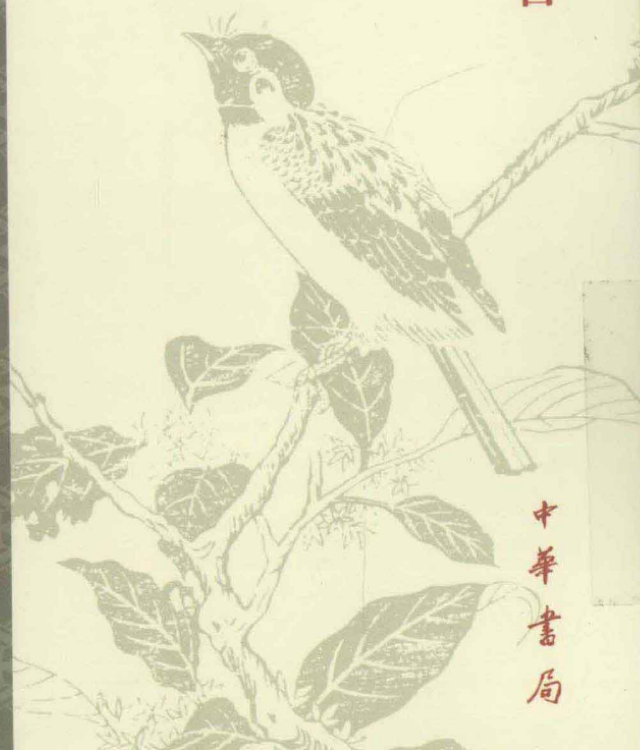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中華書局



蘇過詩文編年箋注

下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蘇過詩文編年箋注

上冊

〔宋〕蘇過 撰
舒星 校補
蔣宗許 等注
舒大剛

中華書局

蘇過詩文編年箋注卷八 文

建中靖國元年（一一〇一）侍父北還途中至政和五年（一一一五）罷太原監稅任後閒居潁昌期間作

江天上梁文（二）

鄱川澤國（二），楚地名邦（三）。民物阜蕃（四），有山水禽魚之樂；人情朴愿（五），無陂池臺榭之娛。誰知隱莽之丘（六），乃得寬閑之野。天憐此老，日逐斯游。野處老人（七），年過七旬，仕嘗三黜（八）。黃梁人夢（九），每慚四禁之清（一〇）；碧瓦照城，坐占兩園之勝。睠茲東圃（一一），實傍北門。經營不輟於歷年，指顧盡諧於佳趣（一二）。呀然成谷（一三），宛一壑之神剌（一四）；幽處生雲，歎三峰之匠巧（一五）。北升高阜（一六），復翫新亭（一七）。閣山蟠踞以南臨（一八），芝嶺翬翔而後鎮（一九）。萬家井邑，近列目前；百丈桅檣，遠從煙際。結廬在人境，豈嫌車馬

之喧^(二〇)；恣意買江天^(二一)，寧復藩籬之限^(二二)。戲裁長句，以侑修梁^(二三)：

東，買斷江天景不窮^(二四)。萬樹碧桃開未遍^(二五)，神仙應在此山中。西，旋鑿方塘著淤泥^(二六)。種得芳蓮千葉盛，他年擬作釣璜溪^(二七)。南，春著人間醉欲酣。天際歸舟誰認得^(二八)？滿城煙柳正氍毹^(二九)。北，處處亭臺共燕息^(三〇)。士女如雲任意來^(三一)，芝山自此無顏色。上，落絮游絲春駘蕩^(三二)。寒食清明十日晴^(三三)，危欄倚遍成高唱^(三四)。下，勝事清時無論價^(三五)。只有丹青可作圖，范寬老去誰能畫^(三六)。伏願上梁之後，優游卒歲，安樂延年。釀酒千鍾，不怕臨川之客^(三七)；種花萬本，或招鼇洞之仙^(三八)。凡我往來，共茲慶快。

【箋注】

(一) 本文作年不詳。按文中所示，地望當在鄱陽，而蘇過行蹤無至其地者，未知是否爲侍父北歸途中所作。姑繫於此。又，從文中「野處老人，仕嘗三黜」等語，知此文當是爲曾供職中書的一退休官僚新建江天園囿而作。上梁文：明徐師曾《文體明辨》云：「按上梁文者，工師上梁之致語也。世俗營宮室，必擇吉上梁，親賓裹麵，雜他物稱慶，而因以犒匠人。於是匠人之長，以麵拋梁而誦此文以祝之。其文首尾皆用僱語，而中陳六詩，詩各三句，以按四方上下，蓋俗禮也。」

(二) 鄱川：即鄱江，在江西鄱陽縣，入鄱陽湖。

〔三〕其地戰國屬楚，故云。名邦：名城。

〔四〕人口衆多，物產豐富。藩：通「蕃」。

〔五〕朴愿：淳朴老實。宋王禹偁《送戚維威綸之閬州亳州》詩：「朴愿有父風，學業張皇謨。」

〔六〕隱莽：草木叢生，人跡罕至。

〔七〕野處：指在鄉野居住。《國語·齊語》：「是故農之子恒爲農，野處而不曜。」唐韓愈《答李翊書》：「窮居而野處，升高而遠望，坐茂樹以終日，濯清泉以自潔。」宋黃庭堅《釣臺》：「林居野處而貫萬事，花落鳥啼而成四時。」

〔八〕三黜：見《李方叔挽詞二首》之一注〔六〕。

〔九〕見《大人生日》（未試陵雲白日仙）注〔五〕。

〔一〇〕四禁之清：禁省清要之職。四禁：四種戒止之事。唐代中書舍人有四禁。《新唐書·百官志二》：「其禁有四：一曰漏洩，二曰稽緩，三曰違失，四曰忘誤。」按據此知江天主人曾供職中書省。

〔二〕睠：同「眷」，念也。

〔三〕指顧：手指目視，指點顧盼。《漢書·律曆志上》：「指顧取象，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。」劉禹錫《上杜司徒書》：「伏惟降意詳察，擇可行者處之，乞恩於指顧之間，爲惠有生成之重。雖百穀之仰膏雨，豈喻其急焉。」

〔三〕呀然：空曠貌。唐杜甫《南池》詩：「呀然閭城南，枕帶巴江腹。」蘇轍《賦園中所有十首》之一：「萱草朝始開，呀然黃鵠脣。仰吸日出光，口中爛如綺。」

〔四〕謂壑谷有如神人挖成。神剎：韓愈《假山》詩：「有洞若神剎，有岩類天劃。」

〔五〕匠巧：匠心巧造。宋韓琦《答陳舜俞推官惠詩求全瓦古硯》詩：「吾邦匠巧世其業，能辨瑰奇幼而老。」

〔六〕阜：土山。

〔七〕𡵓：同「創」。

〔八〕閤山：《江西通志》卷十一：「閤山在府城南十里，上有白子高遺跡。又名仙閤山。」有閤之山。蟠踞：如龍蟠虎踞。

〔九〕芝嶺：即芝山。《江西通志》卷十：「芝山在府城北一里，爲饒城主山。高三十仞，周迴十餘里。」輦翔：如輦之翔。輦：山雉，俗稱野雞。

〔一〇〕「結廬」二句：語本晉陶潛《飲酒》之五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」。

〔三〕恣意：縱情。買江天：買此天光水色之趣。唐杜甫《春日江村五首》之二：「藩籬無限景，恣意買江天。」

〔三〕藩籬：籬笆，此喻世網。

〔三〕「戲裁」二句：謂造作此文以助上梁之興。裁：制。侑：助。

〔四〕買斷：獨占；占盡。唐盧延讓《樊川寒食二首》之二：「五陵年少羸於事，栲栳量金買斷春。」

〔五〕碧桃：即千葉桃，花重瓣，不結實，供觀賞和藥用。一名千葉桃（《廣群芳譜》二五《桃花》）。唐郎士元《聽鄰家吹笙》詩：「重門深鎖無尋處，疑有碧桃千樹花。」

〔六〕旋：又；即。著：置也。

〔七〕謂日後退隱當於此垂釣。《尚書大傳》卷一：「周文王至磻溪，見呂望，文王拜之。尚父望釣得玉璜，刻曰：『周受命，呂佐檢，德合於令昌來提。』」璜：半圓之璧。

〔八〕南朝齊謝朓《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》詩：「天際識歸舟，雲中辨江樹。」

〔九〕毵毵：垂拂紛披貌。《詩·陳風·宛丘》「值其鷺羽」三國吳陸璣疏：「白鷺，大小如鴟，青腳高尺七八寸，尾如鷹尾，喙長三寸許，頭上有毛十數枚，長尺餘，毵毵然與衆毛異。」

〔一〇〕燕息：宴飲休息。

〔一一〕《詩·鄭風·東門》：「出其東門，有女如雲。」《毛傳》：「如雲，衆多也。」

〔一二〕游絲：飄動之蛛絲。晏殊《珠玉詞·蝶戀花》：「滿眼游絲兼落絮，紅杏開時，一霎清明雨。」駘蕩：舒緩蕩漾。

〔一三〕寒食：在清明前一二日。梁宗懷《荆楚歲時記》：「去冬節一百五日，即有疾風甚雨，謂之寒食，禁

火三日。」後世相沿成俗。

〔三〕高唱：指格調高絕的詩歌。晉陸機《演連珠》之二三：「絕節高唱，非凡耳所悲，肆義芳訊，非庸聽所善。」南朝梁沈約《〈梁武帝集〉序》：「興絕節於高唱，振清辭於蘭畹。」

〔五〕勝事：美事，賞心樂事。美好之事。《南齊書·竟陵文宣王子良傳》：「子良少有清尚，禮才好士……善立勝事，夏月客至，爲設瓜飲及甘果，著之文教。」唐劉長卿《送孫逸歸廬山》詩：「常愛此中多勝事，新詩他日佇開緘。」清時：清平之時；太平盛世。《文選·李陵〈答蘇武書〉》：「勤宣令德，策名清時。」唐張銑注：「清時，謂清平之時。」唐岑參《號中酬陝西甄判官贈》：「微才棄散地，拙宦慚清時。」

〔三〕范寬：宋華原（今屬陝西）人。一名中正，字仲立。性緩，世人謂之范寬。善繪畫，常危坐終日，縱目四顧，以求其趣。爲人風儀峭古，舉止疏野，嗜酒落魄，不拘於世（見《宣和畫譜》卷十一）。

〔七〕臨川之客：謂飲酒之豪者，若就川而吸。杜甫《飲中八仙歌》：「左相日興費萬錢，飲如長鯨吸百川。」

〔三八〕鼇：《一切經音義》引《字林》曰：「鼇，海中大龜也，力負蓬、瀛、壺三山在海中」。洞：即洞天，仙家勝境。鼇洞之仙：謂鼇山之仙人。

送參寥道人南歸叙^(一)

物有是病，必有是德也。藥之苦口，必藥之良者也^(二)；馬之蹏齧^(三)，必馬之善走者也。君子之病曰剛與厲^(四)，隘與不遜^(五)。嗚呼！此世俗之所謂病耳，何損夫君子？嘗^(六)以謂士之立身，寧有是病而惡夫所謂鄉原者^(六)。孔子曰：「吾與狂狷。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^(七)。」是猶可以入於君子之塗。而鄙夫其未得之也，患不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^(八)。脅肩諂笑，勞於夏畦^(九)，吁可哀也。甚矣，剛之難能也，如登高山，如挽強^(一〇)，如激水^(一一)，不勉則不至。而自貶苟求之道^(一二)，如走坂^(一三)，如捨矢^(一四)，如覆水之易也。故剛寧過，不失爲君子；少柔韋汨沒^(一五)，必流爲鄙夫也。蓋嘗讀柳子厚《佩韋賦》^(一六)，陋其爲人。曰：非君子之言也，士惟恐不剛耳。以側媚佞、文求富貴^(一七)，以敗而不復，夫豈剛之罪也哉？使子厚蚤知所佩，則不至此也。傳曰：美者必很，惡者必婉^(一八)。余於交游之間信然。凡平日務爲可喜之論，揣所樂聞，惟恐色忤人者^(一九)，此必臨利害相棄如路人；面折

①嘗：詞本作「常」。

人，攻其所短若可憎者，此必與人同休戚，誓死而不去^(一〇)。

浮屠中有參寥子者，年六十，性剛狷不能容物，又善觸忌諱，取憎於世^(一一)，然亦未嘗以一毫自挫也。余始見之於黃^(一二)，今二十年，髮白形瘦而志不少變。其徒語參寥子者，必曰：「是難於處。」士大夫語參寥子者，必曰：「是難與游。」然參寥子之名益高，豈非所謂有君子之病者夫？使參寥子善俯仰^(一三)，與世浮沉，雖人人譽之，余安用哉！壬午歲秋八月^(一四)，來自香山，見余上瑞曰：「吾將南歸，何以贈我？且吾前日得奇禍，幾死^(一五)。今未知所矧^(一六)，勾子一言^(一七)。」余曰：「子知屠牛坦之刀乎？十九年若新發於硎，措刃於可游之地，而以嬰不折之所也。此爲善用剛矣^(一八)。子行游天下，批大卻、導大窾^(一九)，願俟知者不汝疵也^(二〇)。不然，則善刀而藏之。若又能灰心槁形^(二一)，澹然遺世，以從東郭順子之游^(二二)，則余他日察之，必曰：「此非昔之參寥子也^(二三)。」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 作於崇寧元年（一一〇二）八月。與《送參寥師歸錢塘》詩同時。參見該詩。叙：同「序」，文體之一種，就其內容而言，則有書序與贈序之別。贈序濫觴于六朝，蓋親友遠別，于是聚會飲宴餞行，賦

詩贈別，而後由與會之名望高者叙其緣起，如《蘭亭集序》、《金谷詩序》皆然。至唐成爲一種贈別的獨立文體，送別親友，寫一篇文章寄寓情思，韓愈寫得最多亦最好。參見明吳訥《文章辨體序說》。東坡平生剛直不阿，了不俯仰於人，參寥子知遇於東坡，蓋亦臭味同氣。叔黨之叙，美參寥之剛直，陋柳子之側媚。其文恣而不蕩，其說曲而不隱。是昌黎贈叙之屬也。

〔二〕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：「且忠言逆耳利於行，毒藥苦口利於病。」

〔三〕蹶：同「蹄」。齧：咬也。

〔四〕剛：剛直不阿。厲：嚴厲。

〔五〕隘：執拗。不遜：傲慢無禮。《荀子·臣道》：「孔子曰：『意者身不敬與，辭不遜與，色不順與？』」

〔六〕鄉原：又作「鄉愿」。鄉愿者，猶俗言「好好先生」。《論語·陽貨》：「子曰：『鄉愿，德之賊也。』」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：「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……闖然媚於世也者，是鄉原也。」又曰：「非之無舉也，刺之無刺也，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衆皆悅之，自以爲是，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，故曰『德之賊也』。」

〔七〕「孔子曰」四句：《論語·子路》：「子曰：『必也狂狷乎，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』」三國魏何晏《集解》引包咸曰：「狂者進取於善道，狷者守節無爲。」

〔八〕「而鄙夫」四句：《論語·陽貨》：「子曰：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

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。」何晏《集解》曰：「患得之者，患不能得之，此俗言。」

〔九〕見《寄題任況之樗翁軒詩》注〔九〕。

〔一〇〕挽強：挽強弓。挽，拉。強，本字作「彊」，《說文解字·弓部》：「彊，弓有力也。」唐杜甫《前出塞》詩：「挽弓當挽強，用箭當用長。」宋黃庭堅《詠伯時象龍圖》：「上黨良家子，挽強如屈肘。三十學春秋，豈爲莎車首。」

〔一一〕激水：猶言逆流而上。

〔一二〕自貶：自我寬容。苟求：任意求得，無原則地求取。《後漢書·朱浮傳》：「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，苟求長短，求媚上意。」杜甫《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》詩：「蘊藉異時輩，檢身非苟求。」

〔一三〕走坂：即「走丸」，猶言「奔坡」。語出《漢書·蒯通傳》：「爲君計者，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，使馳驚於燕趙之郊，則邊城皆將相告曰『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』，必相率而降，猶如阪上走丸也。」唐顏師古注：「言乘勢便易。」後因以「走丸」、「走坂」比喻事勢發展順利而快速。阪：斜坡。

〔一四〕捨矢：謂如射出之箭。語出《詩·小雅·采芣》：「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。」其本意言射技精良，發矢必中，如錐破物，後以「舍矢」極言其易。

〔一五〕少：稍。柔韋：柔軟懦弱。《楚辭·卜居》：「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，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。」韋：熟革。汨沒：沉溺。杜甫《贈陳二補闕》詩：「世儒多汨沒，夫子獨聲名。」

〔一六〕《佩韋賦》：見《唐柳先生集》卷二，其旨力主中庸，剛柔相濟。其序云：「柳子讀古書，睹直道守節

者則壯之，蓋有激也，恒懼過而失中庸之義，慕西門氏佩章以戒，故作是賦。」其辭有云：「純柔純弱兮，必削必薄。純剛純強兮，必喪必亡。韜義於中，服和於躬。和以義宣，剛以柔通。守而不遷兮，變而無窮。交得其宜兮，乃獲其中。」

〔二七〕側媚：以邪僻手段討好。《書·罔命》：「無以巧言令色，便辟側媚，其惟吉士。」王佐：謂王佐與王叔文，柳宗元深與二人交結。王佐：唐杭州人，「始以書待詔翰林，入太子宮侍書。順宗立，遷左散騎常侍，待詔」，始諷宦者而拔擢王叔文，而後更相倚仗。「當其黨盛，門皆若沸羹，而佐尤通天下賂謝，日月不闕。爲巨匱，裁竅以受珍，使不可出，則寢其上」。憲宗立，貶開州司馬，死其所。新舊《唐書》有傳。王叔文（七五三—八〇六）：唐越州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人。初以棋待詔，順宗立，任翰林學士兼充度支、鹽鐵副使，掌握財權，重用王佐、韓泰、柳宗元、劉禹錫等，罷宮市，免進奉，懲貪污，反對宦官專權，藩鎮割據，力行改革。會順宗病，憲宗立，尋貶叔文渝州司戶，次年被殺。新舊《唐書》有傳。

〔二八〕傳曰「二句」：《左傳》襄公二十六年：「平公妾棄生佐，惡而婉。太子痤美而狼。」晉杜預注：「佐貌惡而心順。」（痤）貌美而心很（狼）戾。」

〔二九〕色忤人：謂臉色引人不快。忤：違也。

〔三〇〕以上爲第一段，謂士之耿介剛直最爲可取。

〔三一〕《東坡志林》卷二《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》云參寥子「獨好面折人過失」。宋僧惠洪《冷齋夜話》稱參

寥子「性褊，憎凡子如讐」。

〔三〕黃：黃州，今湖北黃岡。蘇軾《參寥泉銘》：「余謫黃州，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坡，留期年。」按蘇軾謫黃，叔黨隨侍，故得見。其時蓋在神宗元豐六年。

〔三〕俯仰：謂周旋應酬。《左傳》定公十五年：「夫禮，死生存亡之體也。將左右周旋，進退俯仰，於是乎取之。」

〔四〕壬午歲：即徽宗崇寧元年（一一〇二）。

〔五〕參見《送參寥師歸錢塘》注（一二）。

〔六〕未知所朐：謂不知當何所懲創以合時世。

〔七〕句：同「丐」，求。

〔八〕「子知」五句：屠牛坦：唐陸德明《釋文》以爲即《莊子·養生主》之庖丁。庖丁曾曰：「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數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者無厚，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其游刃必有餘地矣。」硎：晉郭象注曰：「硎，砥石也。」嬰：觸。

〔九〕「批大卻，導大窾」二句：見《莊子·養生主》，俱寫庖丁解牛之法。郭象注曰：「批大卻」謂「有際之處，因而批之令離」。「導大窾」謂「節解窾空，就導令殊」。

〔三〇〕疵：毛病。此處意爲指責。

〔三〕見《送曇秀》注〔四〕。

〔三〕東郭順子：戰國時魏國賢人，田子方師。田子方稱「其爲人也真，人貌而天，虛緣而褒真，清而容物。物無道，正容以悟之，使人之意也消」。參見《莊子·田子方》。

〔三〕以上爲第二段，贈參寥以言，欲參寥子持大剛而去小忿。

題唐馬〔一〕

先子賦《申王馬圖》〔三〕，有「肉駿汗血盡龍種」〔三〕，紫袍玉帶真天人」之句〔四〕，見得當時不獨曹緯輩畫骨而不畫肉〔五〕，諸王留意摹寫亦然。故後世纔見畫馬，便指爲曹緯輩作，定知諸王肆意馳騁，所見既多，下筆益高，其間造入微妙處，曹緯所不□到，其可概以畫目之耶〔六〕？崇寧作噩歲仲夏呂知止家避暑，因觀唐馬〔七〕，遂書卷末。眉陽蘇叔黨題〔八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作於崇寧四年（一一〇五）。本篇輯自《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》卷二。篇題爲編者所加。

〔三〕先子：指蘇軾。《申王馬圖》：即《申王畫馬圖》詩。見《分類東坡詩》卷一二。申王：唐玄宗兄李

馮，睿宗宮人柳氏所生，封於申，新舊《唐書》有傳。

- 〔三〕肉駿：駿馬名。項如牛，有垂肉一片，上長鬚，倒披一旁。「嘶不類馬，日行三百里」（《新唐書·五行志下》）。《東坡志林》卷一：「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，駿如牛，頷下垂胡側立倒項，毛生肉端。番人云：『此肉駿馬也。』」汗血：見《送趙承之官滿還朝》注〔六〕。龍種：良馬。《周禮·廋人》：「馬八尺以上爲龍，七尺以上爲騊，六尺以上爲馬。」

- 〔四〕此句寫畫中之人。天人：天上之人，猶言「神仙」。

- 〔五〕曹緯（韋）輩：查史乘，唐代善畫馬者無曹緯其人，懷疑「緯」或「韋」之訛。曹韋即曹霸、韋偃。曹霸：唐沛國譙（今安徽亳州市）人。三國魏曹操後裔。以畫馬最擅名。天寶中每詔畫御馬及功臣像，宛然如生。其弟子韓幹亦以畫馬名世。韋偃：唐京兆長安（今陝西西安市）人。唐畫家，善畫馬，傳自其父鑒而成就過之。韋偃畫馬與曹霸、韓幹齊名。其畫馬善用跳躍筆法點簇成馬群。嘗爲杜甫畫馬壁上，杜甫有《題壁上韋偃畫馬歌》。

- 〔六〕謂不能以馬圖一概論之。

- 〔七〕作驪：太歲在酉曰作驪，此指崇寧乙酉（四）年。呂知止：見《送呂知止》注〔一〕。

- 〔八〕眉陽：山南水北謂之陽，眉山以其在峨眉山之南，故又謂之眉陽。

書張騫傳後^(一)

酒色之害人，甚於毒藥；博奕之害財^(二)，甚於盜賊。然人知畏毒藥而甘心於酒色，知惡盜賊而不厭博奕者，何哉？適於己而忘於害耳。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狗馬，萬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欲者多矣，豈不信哉^(三)！昔明皇引鏡不樂^(四)，左右曰：「自韓休相^(五)，陛下無一日慊，何不逐去之？」帝曰：「吾雖瘠，天下肥矣。」而秦二世曰：「賢人之有天下也，適己而已^(六)。」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^(七)。楚靈王、吳夫差皆如是敗^(八)。此適己之效也。漢武帝襲文景之業^(九)，內外晏然^(一〇)，家給人足，可謂盛矣。然以一馬之故窮師萬里，天下騷動^(一一)，幾及勝廣之亂^(一二)，此誰發其端歟？蓋自張騫一使，睹筇竹蜀布、大宛身毒之饒，遂倡通西南夷之說^(一三)；又語以蠻夷貪漢幣而多奇物，天子由是欣然，發使治兵，必得所欲^(一四)。騫既封侯賜金，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，以嘗天子之意，邀取富貴矣^(一五)。其後得烏孫宛馬^(一六)，天子益甘心焉^(一七)，此貳師之役所以作也^(一八)。是時李廣利喪師郁成^(一九)，欲歸。天子大怒，使遮玉門關^(二〇)，曰：「軍有敢入者斬！」益發甲卒十八萬，